

涉事——倘伴在历史的长河中

余闻荣

涉江采芙蓉，
兰泽多芳草；
采之欲遗谁，
所思在远道。

——《古诗十九首》

我一向认为，克龙兄是个行走在历史长河中的艺术家，并且将沉淀在历史中。

涉事虽不高深，但也不易确解，特别又常被八大山人用作题识后，总觉得其背后有些玄机。按八大山人自己的说法“涉事一日即作画一日之意”，我想这其中一定暗扣禅门清规的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，八大晚年以画为生，作画就是他的劳动方式。

作画，其实也是克龙兄的生活方式。

涉事确实大有玄机，第一字告诉我们行走的是江湖，是鱼龙混杂、暗流密布、深浅莫测的世界，所以称为涉。第二字告诉我们做事是人的本分，所以《说文》说“事者，职也”，同时也告诉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创造历史，都将成为历史，所以《说文》说“史，记事者也”，还告诉我们做事的人叫做吏，被人差遣去做事的人叫做使。按老子的说法，这四者“同出而异名”，每个人都在做事，不是主动的，就是被动的。

所以，对八大而言，载入历史已经是必然的，对克龙兄而言，涉事就是，不仅仅只卷入了事件，更要卷进了历史。

克龙兄和我都崇拜八大，按克龙兄的说法：“这八大的画册我们平时也不敢随便看的，生怕亵渎和怠慢了他。”和克龙兄谈论最多的要算《河上花卷》，我们有幸买到杨柳青出版的比原作还大的开本，得以细细品味其笔墨，克龙兄因以八大笔意作了油画的《河上花》两幅，其中一花一叶的那一幅，有幸成了我的藏品。

克龙兄幼年学书法，后在南艺学油画，在我眼里，他是属于艺术天分高的人物，毕业后从不在体制内讨生计，20世纪末以来曾在闽北和婺源油画写生六七年，对婺源的村落了如指掌，曾到大理坑看望过正在那写生的克龙兄，才知道在村民眼中，克龙兄已经是荣誉村民了。

克龙兄在福州多年，自然没有逃脱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漆艺之都的祸害。说祸害，是说克龙兄很快迷上天然漆这种媒材，但又因此与漆带来的过敏反应整整搏斗了将近十年，真正体会了爱之深，痒之切的痛苦。

虽不能说是十年磨一剑，但克龙兄投入当下这场漆事，已越时三年。从作品中，我基本上看到他一路走来的足迹，中国书法的笔墨线条、意象江南的疏影横斜，还有似乎看得见的那些历史上一幕幕风花雪月的故事。

或许，克龙兄并不喜欢风花雪月的说法，没办法，我喜欢，我还特喜欢张潮的一句俗话：“昔人云‘若无花、月、美人，不愿生此世界’。予益一语云‘若无翰、墨、棋、酒，不必定作人身’。”

其实香草美人，从屈原以来，就被赋予了很多寓意，我喜欢在有意无意之间玩味花月美人的文字，正如我要玩味这首著名的怀人诗《涉江采芙蓉》，那天和克龙兄谈起一定要把八大手书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这一部分编入画册，而且，就这四句，这其实是我眼中的克龙兄艺术轨迹与追求：

浸淫在历史长河中
想取其精华
却看见的是无尽的宝藏
我采撷的目的
是为了心中的大道。

诗无达诂，这么强作解人，虽然诗意黯然，有伤风月，但或许是可以给克龙兄做个注脚的。那天与龙兄聊罢涉事，便觉思维着相，于是在书架上找出一本禅宗语录，似乎是《传道录》，随手读了几段，最后记住的一段依稀是：

师上堂，举“涉江采芙蓉，所思在远道”，云：“有答话也无？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达摩涉江意？”师云：“他自催动一江水，干卿底事！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云：“墙外的。”僧云：“我问大道。”师云：“大道通长安。”

终于，书落地，才知道自己又在迷糊中了。